

汉译经典

MIND, SELF AND SOCIETY

心灵、自我和社会

〔美国〕乔治·赫伯特·米德 著 霍桂桓 译

 译林出版社

〔美国〕乔治·赫伯特·米德 著
霍桂桓 译

心灵、自我和社会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灵、自我和社会 / (美) 米德 (Mead, G. H.) 著; 霍桂桓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10

(汉译经典)

书名原文: Mind, self and society

ISBN 978-7-5447-4977-0

I. ①心… II. ①米… ②霍… III. ①米德, G. H. (1863~1931)
—社会心理学 IV. ①B84-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05769号

书 名 心灵、自我和社会
作 者 [美国] 乔治·赫伯特·米德
译 者 霍桂桓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段颖龙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32
字 数 390千字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977-0
定 价 69.6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引言：米德的社会哲学思想概要

在当代西方的诸多社会学理论流派中，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无疑是最重要的理论流派之一。然而，无论检视它作为一个理论流派所提出的各种观点，还是追溯这些观点的理论渊源，人们都可以清晰地感到一个对符号互动论的崛起和蓬勃发展产生过至关重要影响的大思想家的存在，他就是乔治·赫伯特·米德。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1863—1931）是美国现代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是美国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符号互动论的实际奠基人。就当代中外学术界对米德的评论而言，其多样性显然是由评论者各自的理论视角和米德思想的多种维度共同决定的，不过，我们从自己的理论视角出发综合考察米德思想之后，却打算称米德为“追求统一的社会哲学家”——所谓“追求统一”，不仅指米德在哲学研究层面拒斥心—物二元论及其各种表现，而努力寻求确立一种把心灵与肉体、心理与生理、主观与客观统一起来的哲学理论，而且指他在包括社会心理学研究在内的各种具体研究过程中，始终坚持贯彻把无机物、有机物、动物、人、社会乃至宇宙统而观之的基本研究倾向，尽管他并未最终构造出黑格尔式的理论体系。而所谓“社会哲学家”，既指米德从实用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将其所有各种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放在人类社会的不断完善和进步上，也指米德通过其各方面研究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对社会科学所作出的实际贡献，主要集中体现在理论视角和方法论

层面，而不是经验研究技术及其实证结果层面。从这种意义上说，尽管米德的具体研究结论有些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或不正确，但他从社会哲学的高度着眼，通过论述心灵和自我的社会生成过程以及个体与社会的辩证互动过程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显然是一种把以社会个体为研究对象的微观社会学与以社会整体为研究对象的宏观社会学有机统一起来的努力，因而其研究取向、方法乃至某些具体结论，都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哲学和具体社会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一 米德的生平和主要著述

乔治·赫伯特·米德于1863年2月27日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哈德利的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其父亲海勒姆·米德出身于新英格兰传统的基督教清教徒牧师家庭，后来曾在俄亥俄州的奥柏林神学院任教；米德的母亲伊丽莎白·斯托尔斯·比林斯出身于一个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家庭，她本人则是一个精明能干又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曾在奥柏林学院任教，后来又成为曼荷莲学院的院长；米德的姐姐艾丽斯后来嫁给一位牧师。因此，童年时的米德在家庭生活中不仅受到基督教清教徒神学观念和伦理观念的熏陶，从而培养起终生不渝的社会良知，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受到良好的教育，为以后接受科学知识奠定了初步的心理基础和知识基础。他后来虽然随着不断成熟而不再忠诚于神学教义，但儿时形成的伦理观、社会良心和对科学知识的强烈追求却始终没有改变。

少年时代的米德性情温和、心地善良，多少有点行为拘谨，但是却有着超出常人的智力和对知识的强烈渴求。1870年，他的父亲到奥柏林新建的神学院担任教职，讲授布道术课程；米德及

其全家随迁到奥柏林。在这里，米德同时受到基督教清教伦理和美国中西部地区当时流行的科学进步思想的双重影响，在这种社会氛围中长大成人。不过，宽松舒适、无忧无虑的生活并未持续多久，就在米德进入奥柏林学院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不久，他的父亲即于1881年去世。为了维持家庭日常开销并使米德能够继续完成学业，不仅米德的母亲走出家门去大学任教，并于两年后在曼荷莲学院做了十年院长工作，米德本人也去奥柏林学院食堂当侍者以挣得上大学所需要的费用。可以说，生活的磨砺从一开始就为米德以科学的态度观察生活和世界进而确立实用主义精神上上了一课。

在大学期间，米德在勤工俭学的同时，广泛涉猎各种知识，在古典语言、文学和修辞学、数学、道德哲学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同时，他对学院过多的神学课程、强调精通教义而压制学生提问的做法逐渐由不满发展到强烈的反感，并且进一步产生了对科学技术知识和各种哲学学说的浓厚兴趣。值得一提的是，米德在此期间结识了同学亨利·卡斯尔并且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后者来自一个富有教养和财富并且颇有社会影响的家庭。他们一起充分讨论各种哲学问题和宗教问题，探索文学、历史以及诗学的广阔领域，并且逐渐形成了对信仰超自然物的各种宗教信念的批判态度。在此后的求学历程中，卡斯尔一直是米德的亲密伙伴。

1883年，米德在奥柏林学院毕业，随即为了谋生而到一所中学任教；不过，他这次教学生涯仅持续了半年便结束了。他所在的学校有一伙侮辱同学和老师的凶悍无赖的学生，米德因为他们无可救药而开除了他们，而校方却以每个儿童都有享受上帝赐予的受教育权利为由指责米德，并且最终解雇了他。此后，米德去美国西北部生活了三年。在这期间，他为了谋生做过家庭教师，后来又参加了一个铁路勘测队的工作，该勘测队负责设计一条从

美国明尼苏达州到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Saskatchewan）的全长1100英里的铁路线。在冬季勘测工作不得不停下来时，米德一面以做家庭教师维持生计，一面不断博览群书，继续充实他那百科全书式的头脑。在这段时间里，米德最大的收获在于在积累各种理论知识和工程技术知识的同时，对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在实际应用中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和效益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可以说，米德这段实际工作经历为他日后开展其实用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和强大的动力。

1887年秋，24岁的米德决定重新开始研究生涯，与他的密友亨利·卡斯尔去哈佛大学继续研究哲学。在哈佛的一年中，米德主要研究哲学和心理学，同时还攻读希腊语、拉丁语以及其他人文学科。在这一年中，米德不仅在乔赛亚·罗伊斯的影响下把哲学研究的主要兴趣放在他称之为“浪漫派哲学家”的康德、费希特、谢林，特别是黑格尔的哲学理论上，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同时还通过研读达尔文和其他相关思想家的著作，彻底摆脱了基督教清教观点的影响，并且在威廉·詹姆斯的引导下开始信奉实用主义哲学，尤其侧重研究意识与主观自我问题。因此可以说，1887年是米德的学术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变、他自己的理论研究取向基本确立的年代；如果说他此前的生活经历构成了他信奉实用主义的现实基础，W. 詹姆斯的影响使他对实用主义哲学登堂入室，那么，德国浪漫派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思辨哲学体系所呈现的辩证发展倾向与达尔文进化论的科学倾向及方法相统一，则构成了米德追求统一的实用主义社会哲学研究的主旋律。基本方向既定，下一步便是确定具体研究课题，熔百家于一炉开展具体研究了。

1888年，米德决定像当时的许多哲学研究者那样，赴德国继续研究哲学和心理学。同行的还有他的好友亨利·卡斯尔及其妹

妹海伦·卡斯尔，后者与米德早在奥柏林时就相识，在赴德国后亲密相处，后来成为米德的妻子。由于米德此时的研究兴趣在于通过对人的神经系统的科学研究，找到理解心灵并解决许多相应哲学问题的钥匙，而威廉·冯特及在莱比锡的一些生理心理学家正在进行这些方面的研究，于是米德决定师从 W. 冯特进行研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米德在德国研究心理学的时期，也正是生理心理学和心理学发生重大变化时期——达尔文进化论不仅对重建生物学影响甚巨，也在心理学中导致了科学比较方法的更充分运用；在强调科学地研究动物行为、动物智力（animal intelligence）以及神经系统进化的同时，人们越来越批判以往心理学研究的内省（introspective）方法，而积极倡导运用科学和客观的研究方法。这种学术氛围不仅进一步强化了米德从发展进化的角度研究心灵及相应哲学问题的基本倾向，而且使他进一步抛弃了超自然的非经验观念，确立了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努力以各种客观方法研究人的行为、意识、自我意识、反思智力等方面。可以说，这是米德理论体系所具有的重要方法论特征之一。

在师从冯特的过程中，冯特有关“姿态”（gesture）的心理学理论对米德影响很大。概略地说，这种理论为米德研究沟通（communication）提供了基本方法，而他对沟通的研究则是他后来研究语言、符号互动以及人的意识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莱比锡期间，米德还结识了后来成为美国著名生理心理学家的格兰维尔·斯坦利·霍尔，并在霍尔的建议下对生理心理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兴趣。米德回到美国后为了建立情感的生理学理论而研究过生理心理学，其最初源头即在于此。在莱比锡工作一年以后，米德又为了深入研究生理心理学而前往柏林，在继续进行心理学研究的同时，师从威廉·狄尔泰攻读博士学位。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正是后者关于只能通过了解个体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理解个

体思想的观点，确定了米德心理学研究的主攻方向是社会心理学。1891年10月，28岁的米德与海伦·卡斯尔经过三年多的亲密交往，结成了美满姻缘。

婚后，米德中断了他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在未获博士学位的情况下接受了密歇根大学提供的教职，与海伦回到密歇根州的安娜堡，到密歇根大学任哲学和心理学讲师。在这里，米德不仅结识了学术旨趣相同的J·杜威并且与之结下了深厚持久的友谊，而且还结识了查尔斯·霍顿·库利和詹姆斯·海登·塔夫茨等一批著名学者，并且很快成为学术研究上的密友。这些人对米德学术思想的发展成熟颇有影响：杜威与他在许多学术问题上志趣相同，两人互相交流、讨论、启发、补充，因而既在不同领域都作出了独特贡献，同时又在理论上形成某种互补；库利则在具体社会学理论方面对米德颇有影响，尤其是其“镜中自我”（looking-glass self）观念更有助于米德对心灵和自我的研究，尽管米德并不完全同意库利的观点；而塔夫茨等人对米德的学术发展也颇有助益。当塔夫茨和杜威先后到新建成不久的芝加哥大学任教，杜威出任该大学哲学系主任以后，杜威便邀请米德前往该哲学系任助理哲学教授。这样就形成了由杜威、米德、安杰尔、穆尔、埃姆斯等人构成的，更加强调研究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的“芝加哥实用主义学派”。显然，这个学派与专注于逻辑分析的查尔斯·皮尔士和更注重个人主义研究的威廉·詹姆斯相比，在理论研究取向上有所不同，尽管他们都是实用主义阵营中人。

19世纪下半叶的芝加哥是一个新兴城市，不过，由于工业和商业的飞速发展，它经过30年的发展便成为美国最引人注目的城市之一。巨大的成功使该市市民倾向于以任何一种形式炫耀它的成功——包括建造美国第一座钢结构摩天大楼和由约翰·D·洛克菲勒捐资兴办的芝加哥大学。后者以双倍薪水和使该大学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大学的承诺吸引其他大学富有创见的学者，并且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它不仅形成了以杜威和米德为中心的“芝加哥实用主义学派”而使其哲学系在美国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还建立了由威廉·伊萨克·托马斯和罗伯特·埃兹拉·帕克这些著名社会学家执教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因而短短几年它便成为美国第一流的大学之一。另一方面，芝加哥城市的迅速发展、大量移民的进驻以及贫民区的无组织状态恶化，也带来包括犯罪率急速上升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为了从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不仅 W. I. 托马斯通过大量的社会学经验研究进行社会学方面的探索，而且杜威和米德这些实用主义哲学家也不再仅仅从事纯学术探讨，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诸如教育实验、社会改良这些实践性很强的问题上。米德就是在这种学术氛围中进行其理论探索的，而他在具体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各种社会观点，其现实渊源即在于此。

自 1894 年接受杜威邀请到芝加哥大学哲学系任教直到 1931 年 4 月 26 日去世，米德一直在该校教书，同时继续进行学术研究。米德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是相辅相成的——他的研究成果不是先撰写后出版公之于世，而是主要通过课堂授课传播给学生们（同时也和他的学术密友如杜威等人进行交流）。他的讲授内容所及面颇广，既有以 19 世纪西方哲学史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史和哲学史课程，也有他最为擅长的社会心理学课程以及反映他的理论研究成果的哲学课程。他对教学和研究工作充满热情，不仅根据自己的研究所得和大量学术资料认真备课，而且讲课充满活力、表达清晰、层次分明，在大学生和研究生中颇有影响。相对于其他课程而言，米德所讲授的社会心理学课影响最大；听课的学生不仅有对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感兴趣的学生，而且还有主修语言学、教育学甚至研究社会慈善事业的学生。因此我们可以说，由于米

德的社会心理学课程既集中反映了他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哲学思想，又在广大听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人们首先把米德视为一个社会心理学家，其次才视为社会哲学家和实用主义哲学家，这样做是有根据的；同时，置身于哲学系的米德，正是通过他这门课及其广大听众，才把他的思想对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社会哲学的广泛而巨大的影响传播开来。主要由于教学方面的巨大成功，米德于1910年晋升为正教授，并入选《美国名人录》。

虽然米德的大部分学术生涯是在芝加哥大学度过的，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位整天躲在理论象牙塔中钻研纯学术的学究——事实刚好相反：他不仅从芝加哥实用主义哲学学派的基本立场出发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而且投身到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之中。他积极参与杜威创办的循序教育实验学校的工作，并且参与编辑芝加哥大学的主要教育刊物《小学教师》，还撰写发表了多篇论述教育问题的学术论文，后者对于惜墨如金的米德来说意义非同一般。此外，他还积极参加芝加哥城市俱乐部的活动，一直是其热心的成员，并且曾经出任过该俱乐部主席。联系到我们上面概述的情况即可看到，关注各种社会问题及其解决，关心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不仅是米德实用主义理论研究取向的具体表现，而且也是贯穿他整个学术生涯的基本线索和动力。

综观米德一生，可以说他像杜威一样也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那惊人的记忆力，不懈追求新知的热情，与他那开放的视野和辛勤的阅读研究相结合，使他建成了博大精深的知识库：他不仅擅长社会心理学并且作出了独创性贡献，而且通晓到他那时为止的全部哲学分支及其历史发展，尤其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西方哲学有很深的研究；他既对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对数学、数理逻辑、生物学、物理学及其发展相当熟悉，同时也非常关注社会问题，密切注意和跟踪社会科学的新发展；尤其需

要提到的是，米德对诗歌和音乐鉴赏也具有颇为深厚的造诣，他能够流利地背诵诸如弥尔顿、华兹华斯、莎士比亚等人的大量诗篇，并且在学术研究和讲课过程中运用它们。米德所具有的这些知识与他那非凡的创造力的有机结合，构成了他作为追求统一的社会哲学家所依赖的坚实的知识基础。

就米德社会哲学研究取向的构成基础而言，有三个方面是至关重要的：(1) 经过转化的新英格兰基督教清教伦理与科学实践精神的有机结合；(2) 达尔文进化论思想；(3) 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传统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哲学研究成果的有机统一。其中第一方面构成米德社会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和动力，后两个方面的统一则构成了贯穿米德全部学术研究工作的主线，也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内在灵魂。

就第一方面而言，米德虽然像其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那样，对宗教的严格束缚不满，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尽量摆脱这种束缚，但是，他并未全盘否定他幼年时代接受的新英格兰基督教清教伦理，而是结合自己的实际生活和学术探讨对其进行了改造：继承了其对个体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的强调，同时把清教传统伦理转化成世俗的社会伦理，把基督教强调的人在上帝面前彼此间拥有的兄弟之爱转化成强调对全人类的博爱。这样，米德就形成了注重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关注社会的各种问题和社会进步，追求美好的社会理想的伦理观，拥有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实际生活的磨砺和对应用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巨大社会效益的切身感受，又使他把履行其社会责任的希望寄托在对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及方法的不断掌握和应用上；而后来对实用主义哲学的接受和研究既表现了这种基本倾向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倾向。因此可以说，强烈关注社会问题并力求以科学的方法解决之，是推动米德毕生进行学术研究的基本动力。

达尔文进化论对米德社会哲学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科学研究的观察方法。综观米德在其主要社会哲学和社会心理学著作《心灵、自我和社会》中所进行的研究论述可见，米德的社会哲学研究绝不是纯粹的抽象思辨，而是基于对生物体、个体的人及其活动（act）以及社会诸层面的客观观察得出的结论。撇开其具体结论不谈，这显然在方法上受益于达尔文进化论以及后来的冯特心理学研究方法所具有的科学倾向。其次，而且也更加重要的是，达尔文进化论对变化过程的强调。正是从达尔文主义的这种基本倾向出发，米德把包括自然事物、生物有机体、人类个体及其心灵和自我、社会以及科学知识在内的一切，都看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不承认任何东西是永恒的。实际上，所谓米德哲学的客观相对主义特征即来源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这种影响。也正是从这种基本倾向出发，米德通过研究和阐述个体通过符号互动（Symbolic Interaction）形成心灵和自我、由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变成社会化的人，以及个人通过改造社会推动社会不断进化发展的双向过程，来构建其社会哲学体系的。

同样，德国古典哲学对米德社会哲学研究的影响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关于世间万事万物都在不断辩证转化、辩证发展的基本观念；就此而言，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理论及其辩证法对米德的影响最大。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米德本人不是辩证法论者，也未对辩证法进行详细而专门的论述，但是，人们在他的社会哲学论述及其他论述中却随处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其中所贯彻的辩证法思想。可以说，米德在其社会哲学研究中是把客观科学的观察方法与哲学的辩证法思想有机统一起来，来研究和论述作为社会个体的主体之间的符号互动和个体与社会互动的。其次，德国古典哲学对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论述实际上构成了米德社会哲学研究的基本框架：主我（the I）与客我（the me）、个

体与社会，无不依此框架而得到研究。因此，米德的社会哲学论述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绝不仅仅强调社会对个体社会化的制约作用，而是同时强调社会化的个体对社会进化发展的能动作用。所以，无论只强调这两方面中的哪一方面，无疑都是对米德思想的片面化和曲解。

除了德国古典哲学家以外，在哲学上对米德社会哲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狄尔泰、詹姆斯、杜威以及柏格森等。一般说来，这些人对米德的影响更多地集中在具体观点上，而不是在整体理论框架上，而且米德都基于自己的研究对他所采用的他们的观点进行改造，赋予其新的含义。例如，米德也运用詹姆斯所使用的“主我”、“客我”概念，但具体所指却不是詹姆斯所谓具有意识的个体和作为意识对象的个体（详见下文）。他对柏格森有关生命是与被经验世界相联系的不不断重构过程的思想颇为赞赏，但却对其“绵延”观所表现出来的反理智倾向和强调直觉倾向颇为不满，强调可以对流动、创造等现象进行客观和科学的描述。^①

总之，上述这三大方面构成了米德社会哲学研究取向的学术基础，在此基础上，米德强调必须通过人的活动及其社会背景来研究和解释人的意识和心灵，通过人的社会互动和社会化过程说明以“突现”（emergence）形式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成与心灵、自我的产生，而不是把心灵视为已经独立存在之物，或者在研究过程中把人的经验化约成最简单的反应，把意识现象化约成最简单的行为单位，然后再对其加以研究和说明；而通过说明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和个体对社会变革发挥能动作用的过程，米德便构建了他那追求统一的社会哲学体系。当然，由于米德的社会哲学体系

^① 参见 G. H. 米德：《十九世纪的思想运动》，梅里特·H. 穆尔编，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6 年版，第 292 页和 325 页。后引此书只注书名和页码。

主要是通过讲课而不是以完整的理论著作出版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所以它本身既是未完成的，同时也是潜在的——只能通过他生前出版的主要学术论文，和他的学生们在他去世后根据多种课堂笔记编辑整理出版的几部著作显示出来。

就米德的著述而言，他除了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过 33 篇论文及学术评论^①以外，生前的确未曾亲手出版过一部自己的完整学术著作。对于一个对学术研究充满热情，不断勤奋探索，去世后又留下深远影响的大学者而言，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对此种现象也有各种各样的解释。^②不过我认为，米德之所以著述甚少，固然与其稳重、谦逊、不愿引人注目的性格同时擅长通过生动的课堂讲演表达自己的思想有关，但是另一方面，与其说米德以文字表述其思想有“很大的困难”，还不如说米德不仅对自己的研究结论推敲再三，不断对其进行重新补充和修正，而且在将其诉诸文字时更是字斟句酌、惜墨如金，绝不肯轻率地用文字把自己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思想固定并且表达出来。正是存在于严谨得近乎苛刻的治学态度与不断喷涌而出的新观点之间的不协调，导致米德未能亲手为后人留下他自己的大部头理论著作，而只能由他的学生和学术密友根据课堂笔记整理成书传布于世。

具体说来，这些由他的学生和学术密友整理出版的著作主要是：《关于现在的哲学》，由 A.E. 莫非编辑，芝加哥奥本·考特出版公司 1932 年初版；《心灵、自我和社会》，由 C.W. 莫里斯编辑，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 1934 年初版；《十九世纪的思想运动》，由 M.H. 穆尔编辑，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 1936 年初版；《关于活动的

① 参见约翰·D. 鲍德温：《乔治·赫伯特·米德：关于社会学的统一理论》，塞奇出版有限公司，1986 年版，第 166—167 页。

② 参见刘易斯·A. 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中文版第 382—384 页。

哲学》，由 C. W. 莫里斯编辑，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38 年初版；以及《个体与社会自我》，由 D. L. 米勒编辑，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82 年初版，等等。

就这些著作的基本情况和主要内容而言，《关于现在的哲学》具体由四章正文和五篇补充性论文组成。前者是米德主持卡鲁斯讲座的讲稿，是他在从芝加哥去伯克利参加 1930 年 12 月在伯克利召开的美国哲学协会大会途中匆匆写成的，并且在这次大会上依此做了发言；后者之中的前三篇论文选自米德为准备这次讲演事先写成的手稿，它们与他向第六届国际哲学大会提交的论文（即这里的第四篇论文）和发表在《国际伦理学杂志》1925 年 4 月号上的文章（即这里的第五篇论文）一道，对前四章正文做了实质性补充，使之成为一个基本完整的理论体系。^①在这部著作中，米德通过结合爱因斯坦相对论及其他自然科学新进展论述时间和突现的辩证本性，力图建立一种关于相对性（relativity）的理论，阐述相对性的各种社会含义，努力把关于作为社会现象的突现的理论，与关于作为突现进化之特征的社会性（sociality）的理论综合成为一体。实际上，米德在此通过论述“现在”（the present）是实在的场所、进化由过去（the past）发展到“现在”所展示的突现特征以及其所导致的经验重组、研究视角变化和理论重构，既把人的心理过程和社会过程视为自然界进化过程的一种具体情况，同时也是把他通过其社会哲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扩展到整个宇宙进化过程。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米德为构建其统一哲学所做的努力。顺便指出，本书虽在他的各部著作中出版最早，但其完成时间却几乎最晚，因而应当说反映了其晚年的成熟思想。

^① 笔者此文所据为芝加哥奥本·考特出版公司 1932 年版本，后引此书只注书名以及页码。

《心灵、自我和社会》虽非米德去世后最先出版的著作，但无疑是表达他的社会哲学和社会心理学思想之最主要、最重要的著作。它由 C. W. 莫里斯以米德 1927 年开设社会心理学课的课堂笔记为基础，同时以米德 1930 年最后一次完整地讲授该课程的课堂笔记作为补充编辑而成；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凝聚了米德 30 多年从事社会哲学及社会心理学研究教学的精华。具体说来，这部著作共由分别论述“社会行为主义的观点”、“心灵”、“自我”、“社会”的四章和四篇补充性论文构成。后者之中的前三篇选自米德的未出版手稿，第四篇选自米德于 1927 年开设基础伦理学课程的课堂笔记，它们与前四章正文一起构成了米德比较完整的社会哲学体系。^①由于我后面评述米德的社会哲学思想时还会比较详细地涉及本书内容，这里限于篇幅就不赘述其基本内容了。

1936 年出版的《十九世纪的思想运动》，展示了米德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另一个重要侧面：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该书由 M. H. 穆尔根据米德本人为主持卡鲁斯讲座所准备的笔记，并且参照米德的学生 G. A. 帕帕斯的课堂笔记编辑而成，共包括十八章正文和一篇论述 19 世纪法国哲学的补充性长篇文章。^②米德生前曾经多次讲授这门课，并且持续不断地提出新见解、修正旧观点，因此，本书系统全面地反映了米德在这个研究领域形成的成熟思想。在这部著作中，米德关注的中心是方法论问题，他以 19 世纪思想发展为基点，向前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世纪神学思想以及文艺复兴和近代启蒙主义思想，向后一直论述到与他同时代的 20 世纪初法国哲学思想，通过把过去问题作

^① 笔者引文所据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34 年版本，后引此书只注书名以及页码。

^② 笔者引文所据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36 年版本，后引此书只注书名以及页码。